

1. 12. 1936

# 現代文藝

第二期

本社使命	王明德	試談筆名	蕭叔訥	每月出版一冊零售五分
滬北行	唐俊	流浪人的悲哀	蔣明遠	全年十二期連郵國幣六角
可憐的阿美	德卿	茫	李洪士	
張少	朱寶龍	月季花	董仁哲	社址老靶子路德年新郵
青年們	日月	一元法幣的自述	徐策	二八六號
霧	唐克東	附錄		編輯所：虬江路五八七
街頭拾遺錄	洪水	現代文藝社章程		電話：四一九五二
美麗的愛人	潘亞民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本社的使命

王明德

因為時代之輪是不斷地前進，所以，我們從事於文化運動者也應該同樣地向前邁進，不敢再徘徊在舊貨攤上，保守着舊日的舊行，又因為舊日的舊行，用在現在的環境，是不能切合事實，往往只能成爲歷史上的名稱。

我們感覺到現在這個時期，是文化運動轉變的一個時期。雖然，我們是料不到將來是趨至一個什麼體系。但是，我們對於努力文化運動要是埋頭苦幹，在本刊創刊號中，在黨發刊宣言裏，已充分的說明本刊的動機，使命和目的，因為我們是前進的，是現代文化運動的先鋒，我們是抱定這個宗旨，就是……我們這個文藝集團的運動，正將以那用全民族的生存競爭爲內容的文學運動爲主潮，大大地擴張我們的地盤和勢力，我們是需要着更多的青年伙伴們投身到這個陣地裏來，作爲推動這文學運動的少壯幹部。……」

本刊是整個文藝集團所組合的，是全體少壯幹部精神的粹集，當然，一個負有實際責任的少壯部隊，雖然沒有什麼精彩演出的，不過如果在一般的精神上努力向前一定也可得到一部份人的同情。因爲如今的一般自以爲文學革命的學者，老是高唱着空調，乖好聽的空調，不知顛倒了多少的事實，而阻礙文化運動的前進。

再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作者，他竟拉住了一部份的讀者，專事自我宣傳，把新文學的真實意義抹煞得殆盡。在這個文壇上，怎能不生阻力？整個的文化運動，怎能得到發展，所以，五四以來，新文學又一蹶不振的墮入了腐敗的漩渦裏了。

在文壇上，分了許多的派別，真無怪乎濫殘新文學的積惡勢力，又正好似政黨間引成了許多派別的一樣，你攻擊我侮辱你，整個的文壇，籠罩着一層惡意的濃氣，在這樣個個目標！創造新文學！之下，竟引成自私自利的攻訐，如此，新文學何能創造？文化運動又何能順利？

現代文藝社，雖然不敢說是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文藝集團，不過，的確，我們自信是復興新文學的少壯幹部，這更是我們值得引爲自快的，我們打倒一切虛偽的，下意識的言論和行動。來融和爲文化運動而產生這自私自利的派別；我們只知道創造大眾的文學，充分地發揮民族生存競爭的力量，我們希望讀者們能踴躍地參加我們的一羣，使我們結成一個更偉大的文藝的健全的有力量的集團，共同來負起這文化運動的重任！

滬北行

唐俊

「黃包車，××路去吧？」他才聽明白路名時，就搶着回答：「三毛錢，少一個銅子兒都不去」。又伸出三個手指表示他所要的車價。

奇怪得很，車夫今天與往常拉生意的態度相比較，真是天差地遠了，我想，不要因為我手提着皮箱，故意要敲我的竹槓嗎？

神氣什麼！我不會另雇黃包車！我自言自語的說着：於是就喚別輛車子，可是，事實不是這樣簡單，車子是比往常多數倍，但是每輛車上都滿載着木箱呀！包袱呀！尤其特別地連掃帚，畚箕，馬桶，甚至于神主牌都有，這樣情形，倒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雇了一輛黃包車，車錢反而比以前增加，我爲了要趕這一班火車，沒辦法，只好「忍氣吞聲」坐上車子。

車和車在人叢中擠着，不多時。

「停」！霹靂似地一聲，車夫見「馬路英雄

」——警士——只好「遵命」停車。

這時氣急了，我想：我又沒有犯法，車子也是好好地靠着左邊走，爲什麼要停下來呢？

「不許走——不要走——」這位馬路英雄又攔住滿裝着行李舖蓋的別輛車子。

我想和這位警士辯白，因爲我不是和他們一樣，我還要趕上火車回鄉呢？可是，他一定不准車輛通過，而車夫的兩條腿也如被吸鐵吸住一般，動也不動。

這事弄僵了，只好「退回原地」，眼前呈現着許多車子都打了回票。

但是華界的馬路上，處處都看見許多滿載着東西的車輛，只是向租界拖，因爲給警士一攔，車子都堵塞在路上，人聲喧嘈，空氣緊張，滬北居民，都成驚弓之鳥。而一筆檢場費，是多麼可貴，這種現象是誰給我們造成？數萬同胞，竟上小人的當，可笑。

歡迎

入社！

定閱！

投稿！

## 可憐的阿美

德·賴

阿美是一個十三歲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她那漆黑的頭髮，紅潤的雙頰，櫻桃似的小嘴……真是那一處不討人歡喜，惹人憐愛？

就是他自己雖然沒有過分的奢望，但是去做人家的婢女，那真是連做夢亦不會想到的。

可是他的爸爸，竟應着『人有旦夕禍福的』一句話，突然患咯血症死了。

在無可如何惡劣環境之下，他的媽媽，把阿美賣給胡公館裏做婢女了。從此以後，阿美便整天過着非人的生活，他童年的天真，將來的幸福……便在萬惡的金錢魔力之下消滅了。

天還是沉沉地，魚肚白般的東方，微微地露出一線曙光來，這時候，可憐的伊，已靜悄悄地在庭院裏打掃。偶然有一些聲響，驚醒了少爺小姐的甜夢，那便不得了，少爺的脾氣又壞，往

行不分皂白，一扭扭地打他的頭，沒命地打，打得伊奄奄一息，連呼救的聲音亦沒有了，方才罷手；小姐雖然比少爺好些，可是罵起人來，什麼都會罵，有時竟罵上了一二個鐘頭，罵得伊，祇會暗暗地流淚，口亦不能開。

可憐伊終天在鞭撻之下，度着苟延殘喘的日子，還有誰來安慰伊心靈上的苦痛呢？

夜深了，伊疲倦極了，可是勢力支配伊，不允許伊去睡覺，原來少爺方才吩咐過：『地面上亂亂得來，快去拖得乾淨些！』因此雖然壁上的時鐘，已噹噹地敲了十二下，但是可憐的伊，正赤着雙足，拖着地板呢！

### 噩 夢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昨夜我做了一個夢，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夢見成羣的惡魔；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跟着無數的豺狼，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包圍着我的四週！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那血盆似的大口，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那血盆似的大口，  
毛茸茸的巨靈的手，  
銳利的爪鉤！

青年們  
日  
月

炮聲已響，  
軍號在催，  
我們，全國的青年，  
也應該整裝待發！  
負起了槍，  
奔往前綫，  
以熱血，以頭顱，  
來和敵人的鎗炮對抗！  
青年們！  
努力向前！  
我們要解決四萬萬同胞的痛苦  
只有犧牲我們的一切，  
創造將來大眾的幸福！  
敵不除，

恥未雪。  
在這大威爆發的前夕，  
我們還可容忍旁觀？  
國家是我們每個人民的國家，  
現在。現在是：最嚴重的階段！  
你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  
青年們！快起！  
我們不能再在甜蜜的夢中，  
我們是民族鬥爭的先鋒，

霧，彌漫天空，  
遮蔽着人們的肉眼，  
使人黑白難分；  
你就在暗中發出猙獰地笑。  
舞！且慢！  
你不覺自己的缺點：  
不能蒙住人們的理智；  
不能更變鐵的事實；  
那終有一日，水落石出。  
那時是你的末日來臨。

霧  
唐克車

街頭拾遺錄

操他的娘！  
我們一家八口已經斷了糧，  
他還要說什麼航空券明天開  
獎！  
最恨那當舖裏掌櫃的老槍，  
一大包的衣服只當給我一隻  
，洋。  
唉，我的娘！  
又要買米又要還帳，  
這可叫我怎麼樣？  
管他的娘！  
且買一條航空券再講。  
要是明天開獎不着，  
這裏是一細馬纏；  
我們大小八只好一齊投標！

洪·水·



試 談 筆 名

蕭叔訥

文人之喜用筆名，似乎也是一種通性。最近去世的魯迅，他的筆名的衆多，已是週知之事實。我們如果打開他的那本『花邊文學』，在每篇文章下面便有着一個新奇的名字投現於我們的眼前。幾乎會使人疑心這本書並不是魯迅自己做的，而是他編輯別人的作品而成。但，假如真的這樣設想時，那豈不是笑話？這原是文人的「玄虛」呀！

文人的通性，愛用筆名既屬其一。所以只要是一個文人，總會或多或少的有着幾個化名。由于這個緣故，有些人在踏進文壇的大門之前，就覺取上幾個名字。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表現其爲文學家了。

筆名果然有這樣的好處麼？我死不肯信。當然，我不想作文學家，也就無須乎相信筆名的神奇了。

不過有許多的人，常要誤解我的名字。甚至說這樣的筆名，恰合於一個文學家的身分。這使我簡直難堪。

其實這並不是筆名，我的老太爺給我取的名字，只和這里的末尾相差一字，我嫌那兒叫起來有些不大爽口，於是打算革命。多虧中間的一個字由古典主義的「伯仲叔季」那上面看來，却好合乎自家居第三位兄弟間之排行；我捨不得拋棄它，就胡亂換上現在的這麼一個尾巴。

也許換這尾巴的時候逢着黑道日，這名兒竟然給我招來了一頭晦氣，四處都遇見誤解我的人。

說這是我的筆名倒還事小，說什麼有意想跟大文豪蕭伯訥也者認骨肉之親那可真冤煞人。管閒事到了這樣也真太過分了。

不久以前，『辛報』上有位署名信風先生，還爲了這事大做其索隱式的文章，區區幾名，想不到也竟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聽呀，信風先生的開場是這樣說：

過去智識階級之題名。多用仰攀式；如趙慕

衡，岳景飛等，（即在負有盛名之古人名中，披些景慕之類的字眼）。以古人之多，「仰」「繼」「希」「承」便反覆應用不窮。

這篇文章題名『談名字之追蹤式』。於是在談過『仰攀式』之後，便轉入『追蹤式』的正文。他說：

近代，則似已趨重追蹤式，如蘇聯有高爾基，中國竟有人名高爾礎，頗滑稽。昨在『申報讀書俱樂部』中，見又有人名蕭叔訥，此即追蹤英國戲劇家蕭伯訥，而求如兄弟之排行者。許多歐洲或美洲名人，以中文譯來，頗多與中國姓名相似者；如美之有羅斯福，即可據以推想及中國人之似羅斯壽也——九月四日辛報第二版。

查信風先生所云「昨在『申報讀者俱樂部』」云云，當係指九月一日出版的該刊，我曾在那一期『讀書俱樂部』上寫了一篇『范氏文心雕龍注評』，在這個刊物上撰稿，我原是特約，我會給它寫了不少的書評，入夏以來，一個女人，使我陷入了苦痛的深淵；頹懣，沮喪，阻撓了我的寫作生活，有好多種刊物上都不能看見我的文字

，中間雖曾給童年書店編了一本『世界新史綱』，但那只是受了生活的鞭打而幹的營生。倘使要推數我在這幾個月來正式的寫作，則那一期讀書俱樂部的文章，實在是我「自覺」「自新」以後的第一篇東西了。話是說得太多太多，就此帶住，言歸正傳。

我要迫切的申明，我之用蕭叔訥這名字，並非出于什麼有意追蹤，只是因了自家的『訥于辭令』，沒有口才和交際的能力，所以在更換我的原名的末一字時，偶然地採取了這樣的一個字。要把我勉強比作伯訥蕭的阿弟，則吾豈敢？

還好，人家尚不至誤會我到底，原因是我的皮膚是黃的，而且我並不會寫作叔訥蕭啊。

我的老太爺好好給我取上一個名字，偏要自作聰明地更換一下，「不聽老人言」，那就無怪乎要受着一般無謂的譏嘲了，其實正是活該。

### 流浪人的悲哀

蔣明遠



夜已經很深了，蕭索的秋雨，颯颯地打到玻璃窗上來，似乎越顯得格外清靜，格外孤寂。案上那隻靜悄的油燈，發出慘慘的幽光，好像四圍都踞滿着恐怖的野鬼，我在百無聊賴中，在闕無人聲中，在世界沉沉睡去中；不覺又想起了我的家鄉，同時也想起了我家鄉的家人。

憑着良心說：『人類竟屬是情感的動物，一個流落在異鄉的人，誰個對於秋風秋雨的異鄉的寂寞之夜的燈前，會不萌思鄉之感呢？何況又是情感脆弱是我。』

唉！悔了，悔了！我早知道思鄉之淚是這樣難忍，我早知道陌生的周圍是這樣荒涼，我早知道小屋中的夜雨孤燈是這樣可怕和冷寂，那末，任憑怎樣再沒慘，再沒有痛，再沒有苦的酷刑。我也甘心忍受，我也情願忍受。而不願為幾元錢一月而流落異鄉去求人乞憐；受這淒慘的苦况。

然而，現在，我已生命荆棘之途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爲着要嘗試，要着要希冀，爲着要造成我生命史中，更偉大、更有價值的一頁，怎叫我不要嘗試呢？這，仍然也是受着一時的興

奮，一時的衝動而已。

可是，幾年來嘗試的結果怎樣？嘗試，嘗試，提起了嘗試，真也夠人悲傷，够人流淚，總之：幻想終是夢境，希冀也終是欺人的呀！唉！爲這些人們總要想嘗試，總要戀着希冀呢？我不解，我始終地不解。

今夜，窗外的秋雨，愈下愈大，不定地打到玻璃窗上來，而我還是惺然地頹坐在小屋中，對着案上那隻暗淡的油燈發怔，眼淚儘着流，心旌儘着跳，在這縹緲的空虛的充滿極不和諧的空氣當兒，我又深深地想起了我的家鄉，同時也想起了我家鄉的家人。

本社社員傅澤民君組織之**前進月刊社**

歡迎加入**前進月刊**歡迎訂閱全年二角

（凡本刊讀者持此券祇收成本一角五分）。

章程函索一分請寄湖北應城龍門街二號傅君收。

## 茫 李洪士

我們這三個不是人，各擄着幾件破行李，在一些不知名的街路上茫然地向前走着。

幾年來在工廠中受罪，使我們對於生活不再感到一點可戀；我們沒有希望，只有咀咒！我們這些無賴，除了欠了和我們差不多窮苦的包飯作，二房東，……等的錢，竟沒有錢可以去償付他們。我們還可以算是人嗎？連我們每天爲他做十三小時牛馬的廠主也討厭我們罵：「你們這些臘燭！」

是，你們可要知道，外面許多失業的人想求一個比你們待遇還要低的職務都求不到呢！……：「哼！你們不願意做就給我滾蛋好了！」——

我出了工錢難道還怕沒有人來替我做工？」——好了，如今他可以出更低的代價來雇得效率比我們大的新工人了。我們這三個人困了二房東再四的逼我們搬出，與包飯作的不肯再讓我們除帳白吃，我們不得不在此可紀念的今天早晨，拋棄了那般使我們痛苦和絕望的奴隸生活，來到這茫無盡頭的

不願哼出一聲「累」來使自己的同伴氣餒，——我們要到東北去當義勇軍哪——這是我們唯一的新希望了。

「我不高興走了！一天還沒有黑，澤民就突然停止了。」我和文桂雖然走得很是疲乏，但都不甘停止前進；我們用懷疑的目光釘着他。

「甚麼？」我恨不得狠打他一巴掌，「——我們不是要去當義勇軍爲我們的國家效勞嗎？」

「爲我們的國家嗎？哼！」澤民鄙夷似地冷嘲着：「不要再做夢吧，」

澤民起先還想佯裝冷靜，但後來終究抑不住自己那火樣的情緒，他越說越激昂，誰都看得出他心中充滿着無限的悲憤。

「那麼我們將怎樣呢？」文桂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了。還沒等澤民說完時就搶着說。

澤民望着我，我又望着文桂，三個人全都啞然無言。最後還是文桂先衝破了這沉寂的空氣：

「自殺吧！」——這是文桂平日遇着困難時唯一的口頭禪。

「呸！」澤民像條被人痛打一下的狗般地咆哮起來，他的兩眼中爛爛地燃着憤怒。「你以為一死就可以了事嗎？……你還不知道人世間的冷酷呢！他們逼着

們還要罵你沒有出息，缺乏勇氣，受不得苦難……」

「照你說我們應當怎樣呢？」我看見文桂背過臉在偷泣，就反詰了澤民一句。

「照我看來只有二條路：不是再回到工廠中去任人宰割，就是反抗！」澤民極肯定似的說。

「但是……我剛吐出了半句，就覺得說了也是徒然，於是又嚥了下去。真的，誰肯再去自投那活吃人肉，還嫌骨頭刺痛了他口的資

我和文桂忿忿地把破行李朝地下一擲，誰都失掉了那股朝前走的勇氣了。

「唉……即使我們打了勝仗回來也仍舊是一樣的絕望與痛苦呀！澤民站定了訥訥自語着。但他猶不甘卸下他肩頭重負着的行李，他的眼憂鬱的睜望着暮色昏茫的前方。

四面八方縱橫着的街路雖多，但竟沒有一

條通路是可以允許我們走的。我們如今徬徨了，我們在這十字街頭，眼看着人們在燈影下來去而徬徨了。

人，帶着好奇心的漸次地把我們圍了起來。我害怕這會使警察來干涉我們，但我也正希望有人來盤問，我才可以向他傾訴我們這些哀告無門的痛苦。啊，這茫茫的人羣，這茫茫的街路！

## 注意

請閱後頁  
本社章  
本社加入  
報名

# 月季花

董仁哲

設如我變了一朵「月季花」，  
在風中搖擺又在碧綠的花葉中微笑。  
姐姐你會認識我麼？  
你要是叫道，「弟弟你在那裏呀？」  
我暗地裏匿笑，却一聲兒不響，  
我靜悄悄地開了花瓣兒，看着你跳舞  
當你休息時，坐在凳上，  
我把花粉散到你的身上，  
你會嗅到這花香氣嗎？  
當你坐在窗前讀冰心散文集的時候，  
我便把我的影子，投在你書上。  
正遮在你所讀地方，  
當黃昏時：拿了燈到臥房。  
我便突然的落到地上。  
又變成了你的弟弟  
，請求你講故事給我聽。

## 一元法幣的自述

徐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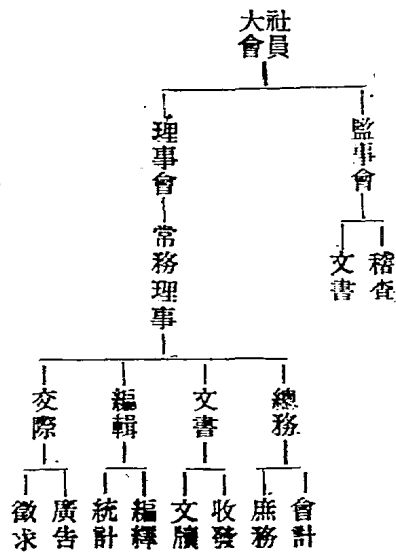
賤！我的名字都叫「法幣」——一元，  
一天，我所到之處，不論富貴，貧，  
的袋裏；我從富人的手裏，放一個我  
。米店裏，再拿我的力，送到他家裏，  
。我看。就。拿。我。在。箱。裏。的。我。去。  
。是。足。有。幾。百。日。以。後。我。也。不。覺。得。  
。沒。有。幾。天。來，我。看。見。老。實。的。同。伴。  
。就。由。官。廳。裏。要。他。看。我。的。同。伴。  
。幸。那。那。米。店。老。板。帶。上。我。的。同。伴。  
。不。想。以。為。重。賜。一。眼。很。高。貴。的。同。伴。  
。心。裏。很。覺。人。不。下。給。一。個。心。裏。清。的。人。  
。是。這。個。僕。人。高。興。也。不。願。我。的。心。裏。  
。覺。得。不。安。慰。些。人。却。不。再。敬。一。擲。千。金。  
。去。了；再。願。到。那些。一。再。敬。一。擲。千。金。  
。富。貴。人。遊。了。才。

# 上海現代文藝社社章

## 總則

-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現代文藝社。
- 第二條 本社以聯絡感情，研究學術，努力文化運動，發展社會事業為宗旨。
- 第三條 本社設總址于上海老靶子路德年新號
- 第四條 國內外各地社員如有十人以上時經理事會通過得組織分社，歸總社管轄。
- 第五條 本社最高權力機關為社員大會。
- 第六條 本社設理事會及監事會於大會中產生之。
- 第七條 理事會以理事十人候補理事五人組織之，監事會以監事三人組織之。
- 第八條 理事會互推常務理事一人，處理日常事務。
- 第九條 理事會設總務文書，編輯，交際四股，必要時得組織持重委員會。

- 第十條 各股設股長一人，幹事若干人，在常務理事委任之。
- 第十一條 本社組織系統表：



- 第十二條 凡贊助本會宗旨不分性別年齡均可入社。
- 第十三條 本社社友分(一)普通社員(二)基本社員。
- 第十四條 凡欠繳社費經兩次通知仍不繳納者，作自動退社論，並負負索責欠會費。

理事會通過後取消社員資格。

經費

第十六條

本社經費由下列各項充之：——

(甲) 社員社費

(乙) 特別捐款

第十七條

社員應納社費如下

(甲) 普通社員每季三角

(乙) 基本社員每季自五角至二元

元由社員自由認定，每季一付。

第十八條

凡本社社員入社時須繳入社費國幣五角（不論基本普通）。

第十九條

凡社員出社後，所繳各費概不退還。

第二十條

本社社員得享左列之權利：——

(甲) 得選任本社理事或監事

(乙) 贈閱本社發行之刊物

(丙) 得參加各種學術競賽

(丁) 得加入本社各種組織

第二十一條

本社社員應盡左列之義務。

(甲) 擔任本社委任事務

(乙) 繳納社費及入社費

(丙) 爲本社舉辦之刊物寫稿

(丁) 介紹社員

(戊) 推銷本社出版物

第二十二條

社員大會每半年舉行一次，必要時由社員十分之一要求得開理事會，由常務理事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理監事會每月舉行聯席會議一次，由常務理事召集之。

第二十四條

各股會議每半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得由總務股負責召集之。

第二十五條

本社社員應以真摯之態度，促進社務之進行，並須有苦幹之精神，努力大

舉權

義務

會期

衆運動，更須遵守社中一切章則及議決案，如有違反，由理事會予以警告或除名。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呈報黨政機關核准施行，  
第三十條 本社受市黨部監督，市社會局指導。

第二十六條 本社社員須守下列信條：

- (一) 不謾罵，不攻擊；
- (二) 不爲他人利用，不利用他人；
- (三) 不虛僞，不偷懶；
- (四) 不作無謂應酬，不停止閱讀；
- (五) 實行新生活，革除壞習慣。

入社

第二十七條

凡社員入社時，須親填志願書及入社書各一份，二寸半身照片兩張，入社費國幣五角，社費一季，經理事會審查合格，始發『社員證』登記入册。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章程有未盡善處得于社員大會時提出討論之。

入 社 書		入 社 書	
立志願書 入現代文藝社爲 社員謹當遵照社章 及會議議決各項與本社信條嗣後如有違 背本社一切規定者願受本社之懲戒言不 爲憑立此爲證 立志願人 (簽名)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因愛好文藝今願加 社員謹當遵照社章	姓名	性別
		籍貫	現任職務
		通訊處	永久現任
		通訊處	備註
		通訊處	備註

讀者之愛護銷路日增爲答  
酬  
讀者之盛意即於新年元旦  
刊行「新年特輯」增加篇  
幅充實內容凡我定戶各贈  
一冊並對於將來之定戶亦  
各附贈一冊敬祝  
新禧  
現代文藝月刊社謹啓

訂閱現代文藝半月刊通知書

茲奉上國幣 元 角訂閱  
貴刊 年 份自第 期起至  
第 期止即希按照下列住址逐期  
郵寄爲荷此致  
現代文藝半月刊社  
訂閱者 啓  
住址

附註 (一)連同款項一併寄來如連訂全年十份以上以九折計算  
(二)姓名住址務請書寫清楚詳細以免貽誤

日本朝鮮台灣 均照國內計	內 在 費 郵：二十年全		
	外國	門澳港香	內國
	元二	元 一	元六

算伸價時票鈔國外 用通足十洋代票郵

匯康餅乾公司

本公司出品各種粗細  
餅乾異常玲瓏精美細  
餅乾如杏仁杏元杏支  
金錢牛利夾心可叭奶  
斯愛斯早茶等粗貨咸  
蘇打甜奶油什巾餅乾  
等各種花色繁多不及  
細載本公司爲答酬學  
生起見細貨一律九五  
折粗貨一律九折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廠址：寶通路川公路口107至109



# 錦泰洋服校帽商店

本號專製裝服 校帽歷有多年 業奉 市教育局備案	特請 高等技師 頗有研究向 為各界所贊揚 承蒙 惠顧無任歡迎
----------------------------------	---

批發 童軍用品 旗幟徽章 一應俱全 定價低廉  
 精製 洋服校帽 童軍操衣 時式軍裝 海陸軍裝 各式童帽

上海開北寶山路一〇一號 電話開北二〇一四號

## 上海

# 大中華麵包公司

本公司自運歐美各國上等洋粉重金聘請技師精製各國各種麵包花色繁多不及細載應有盡有零躉批發價格克己承蒙惠顧不勝歡迎

大中華公司啓

製造廠：設在西門唐家灣素安坊南福昌里十五號  
 發行所：蓬萊市場永甯路第六十六號